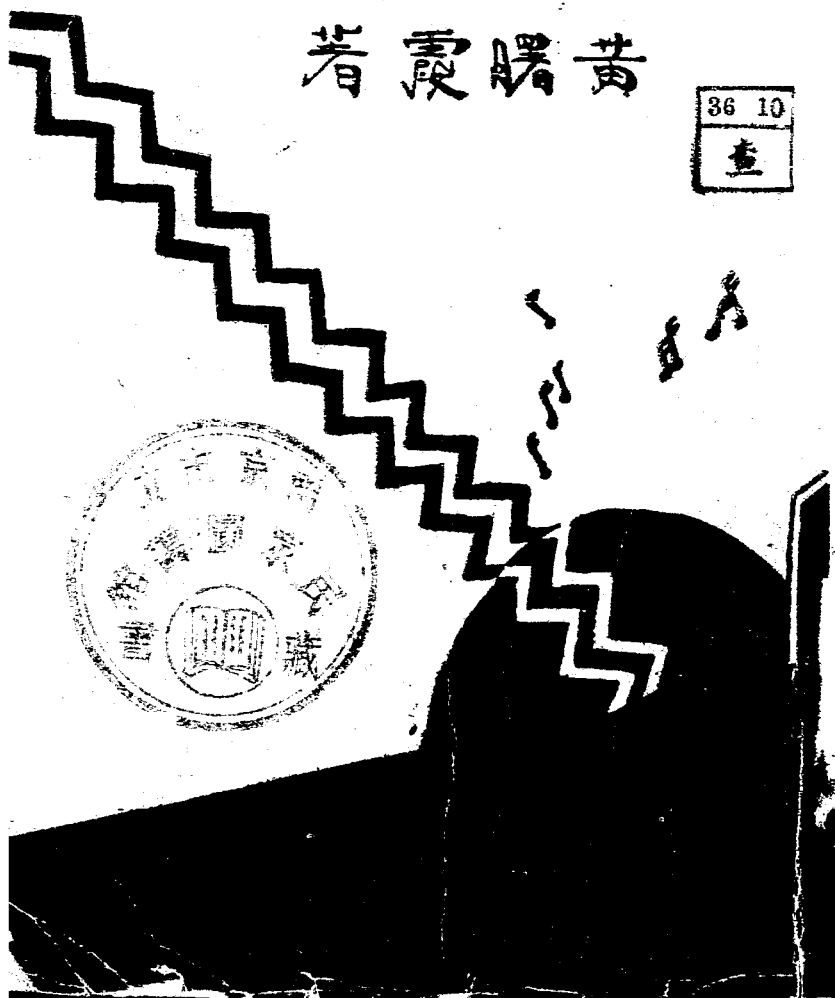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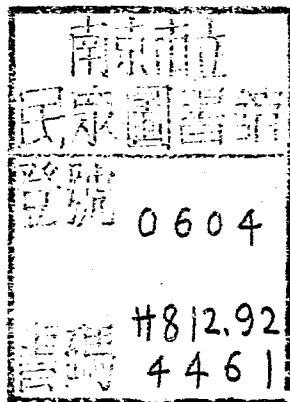
# 歌京的子羽

著霞曙黄



# 游子的哀歌

黃曙霞 著



上海

草野出版社

謹以本書，紀念我已死的媽媽。

## 同情者之歌

### ▲代序

歲月不停地把你的年華剝蝕了，

你寶貴的青春也只能在淪落的生活中共驕！

人世之殘酷也把你溫香的熱愛斷送了，

你那落魄的孤身只得永受着人們的唾嘲！



你當年的壯志，現在已成了泡影，  
你那失眠的雙眸永在那清夜中反醒！

你那抑鬱的心情也已無人同傾，  
這裏也沒有夜鶯給你唱着同情的悲鳴！

不要想吧，請吞了你那悠長的嘆息，  
無聊獨吟，也只增長你的悲悽！  
只讓那絕望的淚兒零零滴灑吧，  
好滴破了一切的幻影淒迷！

楊若春，一九三一，五，於鎮江

## 目 錄

同情者之歌  
(代序)

秦淮河之夜

游子的哀歌

當不值錢

冬天的苦笑

悼

雨雪之夜

憶友人

又是幾番的漂泊

渺茫的歸宿

我將回去了

好像這病在有意作弄我們

死不了的春心

離別之歌

舊地重游的淮陰

到漣水去

春去了

## 秦淮河之夜

滿天疏疏朗朗的星，  
滿河盈盈脈脈的水，  
寒烟漠漠籠着寒水，  
星光點點映着波光，  
昏昏的昏昏的醉了。  
撇下秦淮河畔孤獨的浪萍，  
徬徨在夜之幽默裏，  
他悲哀的心兒呀，

不能隨着她陶然的醉了。

滿隄蒼蒼茫茫的柳，  
滿城光光亮亮的月，  
輕風習習吹着弱柳，  
柳影依依弄着月影，  
迷迷的迷迷的笑了。  
撤下秦淮河畔孤獨的浪萍，  
沉浸在夜之幽默裏，  
他悲哀的心兒呀，

不能隨着她嬌然的笑了。

滿艇燦燦爛爛的燈，  
滿筵雙雙對對的人，  
舞女翩翩弄着玉簫，  
簫聲悠悠伴着歌聲，  
洋洋的洋洋的樂了。  
撒下秦淮河畔孤獨的浪萍，  
徘徊在夜之幽默裏，  
他悲哀的心兒呀，

不能隨着她怡然的樂了。

十七，六，於南京

## 游子的哀歌

——獻給我已死的媽媽——

淒淒的秋風你是吹到我底故鄉去吧！

請爲我在母親的墳前放聲一哭，

因我失了母愛是如何地悲苦，

我的哭聲有你秋風那般淒淒！

淅淅的秋雨你是洒到我底故鄉去吧！

請爲我在母親的墳前揮淚千行，

因我失了母愛是如何地淒涼，  
我的淚水有你秋雨那般溶溶！

十七，七，於揚州

## 當不值錢

沒有錢用真困難，

沒有錢用真危險，

衣不能蔽體，食不能果腹，

居住在簷下也要被逐。

衣食住不能解決，

倚着兄弟是被兄弟驅逐，

見着朋友是遭朋友鄙薄，

逛着馬路是惹他人討厭。

農村社會已經破壞，  
不能再回去種田，  
工廠中又不容我插足，  
只是失業過天。

現在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  
現在的社會不是我們的社會，  
小小職業須得人引薦，

小小工作都要人擔保。

我已是一無所有，

我身上所有的，

僅是現着的衣服，

同時，也是我唯一的財產。

我要脫了衣服當一當，

兌換些錢來喫飯，

但牠已經破了，

當賣都是不值錢。

雖然當賣值了錢，

然而：我脫了衣服，

就要裸着身體，

餓飯是要死，裸體也是不能。

金錢世界，

何處是我用的銅板，

經濟社會，

何處是我的生活。

沒有錢用真困難，

沒有錢用真危險，

呵！困難，危險，

這是奮鬥中應有的歷程。

世界是金錢的世界。

社會是經濟的社會，

我們要在困難危險中保存生命，

那末，我們要做最後的掙扎。

十七，九，於上海

## 冬天的苦笑

我像淪落的孤鴻聲聲哀叫，聲聲哀叫，  
正是驚寒呀，聲斷在愁雲慘霧的黃昏，  
到東到西呀都是同樣淪落，同樣飄零，  
到南到北呀都是同樣淒切，同樣悲鳴。

這破碎的河山沒有一塊地方沒有哀鴻，  
啊，哀鴻呀！有誰知道你這樣的苦衷，  
前進呀前進，前進是青黃不接的荒野，

後退呀後退，後退是冰天雪地的沙漠。

一陣陣的吹來，吹來刺人肌骨的寒風，  
我這冰冷的四肢，祇是在劇烈的顫抖，  
默默地佇立在雪泥裏凝望渺茫的長空，  
餓了幾天的枵腹像小犢待哺似的在嘯！

我在漂泊聲中，有時彈出淒絕的哀鳴，  
深深地感傷我飄零無依的可憐的生命，  
詛咒着嚴寒的專與窮人作對頭的冬天，

那無情的冬天却對着我們微微地苦笑。

十七，十二，於淮安

## 悼

——敬獻於死友阮君之靈——

我們的時代是暴雨狂風，

你這輝煌的生命之火，

不幸的被它撲滅了！

啊，死友，我底心在傷呀，在傷，

有人說你的殘骸只是暴露荒郊

——人類絕跡的荒郊。

那荒塚的壘壘處，

可也有你的一座孤墳嗎！？

我們的時代是暴雨狂風，

你這燦爛的生命之花，

不幸的被它摧殘了！

啊，死友，我底心在痛呀，在痛，

有人說你的殘骸只是暴露荒郊

——人類絕跡的荒郊。

那白楊的蕭蕭處，

可也有你的一座孤墳嗎！？

十七，十二，於高郵

## 雨雪之夜

雨雪之夜我最易憶起的是我嶺外的故鄉，  
那長年如夏，只見梅開不見雪飄的故鄉。  
朋友啊！當我追想到那種種快樂的以往，  
我底心不禁深深地感到一陣無名的悽愴！  
我們曾一同在五公祠的瓊園中攜手徜徉，  
我們也曾一同在明月之夜遊過那南渡江，  
當時我們是如何地親密，是如何地歡暢，  
誰曉得如今呀我們的消息是這樣的渺茫！

雨雪之夜我最易憶起的是我海外的故鄉，  
那永遠是溫暖，永遠是青天綠地的故鄉。  
朋友啊！當我追想到那種種快樂的以往，  
我底心不禁深深地感到一陣無名的悽惶！  
我們曾一同在七星峯的塔尖上披襟納涼，  
我們也曾一同在三溪的隄畔豪飲，歌唱，  
當時我們是如何地親密，是如何地歡暢，  
誰曉得如今呀我們的消息是這樣的渺茫！

十八，一，於秦州

## 憶友人

——獻給夢卜君——

一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你已是無家可歸，

我却是家歸未得，

啊，夢卜，我你是這樣的東漂西泊！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一個彷徨海上，

一個流落京華，

啊！夢卜，我你是這樣的天各一方！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春樹暮雲是我你的相望，

落月停雲是我你的相思，

啊！夢卜，我你是這樣的關心懷念！

二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你祇是互相聞名，

我你正是未經謀面，

啊！夢卜，你是個你，我是個我，在不遠的四年以前。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你倚在欄杆上，說東說西，

我你坐在草地上，談古談今，

啊！夢卜，這是我你初遇在黃浦灘的公園裏。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不知我當時給了你什麼印象，  
也不知你對我發生了什麼感想，  
啊，夢卜，我只是感覺得無涯的歡暢。

三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你是我患難中的良朋，

也是貧賤相交的好友，

啊！夢卜，當我的生活到了不能維持的時候。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你成爲我生平不忘的莫逆，  
你成爲我生平合意的知己，

啊！夢卜，因爲你是最能了解我的心事！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你是這樣的時相哀訴，

我你是這樣的時相痛哭，

啊！夢卜，我真是再世難忘的那一回事！

四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講什麼三生石上訂前因，

說什麼同是天涯淪落人，

啊！夢卜，我你只是這樣的同病相憐！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身上的痛苦像千刀刺着無異，

心中的苦悶似萬箭射着一般，

啊！夢卜，那幸運之神終是把我忘掉了！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你有時共食着一塊麵包，

我你有時共寢着一張木床，

啊！夢卜，當時的苦況，還牢牢地記着在我的心中！

## 五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心頭是這樣的難禁，

身世是這樣的浮沉，

啊！夢卜，我向誰彈奏心琴，獨你是知音！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每天見了你都要共坐談天，  
每天見了你都要攜手高歌，  
啊！夢卜，我每天都要見了你呵！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倆的精神是何等的合一，

我倆的情感是何等的親密，

啊！夢卜，我才紀念着你呵，我才紀念着你呵！

六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留下的只是形單影隻的你，

留下的只是窮途潦倒的你，

啊！夢卜，如今的繁華海上，我有了一年的離別！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你是欲留不得，

你是欲去不能，

啊！夢卜，只許苟延殘喘於繁華的海上，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若說人生是歡聚的爲甚我你又一年的傷離，  
若說人生是傷離的爲甚我你又有了一番的歡聚，  
啊！夢卜，人生原來是如此離奇！

七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春雨濛濛，夏雲重重，

心中觸景傷懷的痛苦，

啊！夢卜 我你才能知道吧！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秋風蕭蕭，冬雪飄飄，

心中觸景傷懷的痛苦，

啊！夢卜，我你才能知道吧！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對着孤燈獨坐的我，

啊！夢卜，一思念了你，是多麼的傷心墮淚！

八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你問我工作怎樣？

你問我生活如何？

啊！夢卜，我只是嘗盡了人間的苦海風波！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依然如昔，依然如昔

的東飄西泊，流浪奔波，

啊！夢卜，我飄零的身世呀真是可泣可歌！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你的環境是這樣的惡劣！

我你的命運是這樣的坎坷，

阿！夢卜，奈何，奈何！

## 九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迫念過去的不幸，

遠慮未來的前程，

啊！夢卜，我底思想是再不能平靜了！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歡笑依舊，

歡笑如昨，

啊！夢卜，可難堪呀腦裏永不磨滅的愁緒！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正是相思苦，

却偏要相思，

啊！夢卜，我每天思念着你都是在十二小時，

十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嶺表好像是我的慈母，

江南好像是我的情人，

啊！夢卜，我是離開了慈母而追逐情人了吧？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是不是爲了情人的愛，

而忘却慈母的愛的蕩子，

啊！夢卜，爲甚五年來的飄泊生涯連故鄉的念頭都沒有了！

夢卜，好朋友的夢卜，

我不知道我你的飄泊有否盡頭？

我不知道我你的相思有否盡期？

啊！夢卜，我你的天涯飄泊，我你的兩地相思！

十八，八，於浦口

## 又是幾番的漂泊

啊！這個月來，

又是幾番的漂泊，

今天上了東，明天又來了西，

前天到了南，後天又往了北，

到東到西呀都是同樣流亡，同樣悲切，

到南到北呀都是同樣沉淪，同樣冷酷。

我自從離開了六朝金粉的南京，

已經跑了許多地方呀流浪，奔波。

江南風景的常州我也漂流，

米實優良的蕪湖我也漂浮，

窮鄉僻壤的溇港我也漂泊，

沈寂靜默的安慶我也漂零。

啊！飄來飄去的白雲，

你不是已經變過奇峯了嗎？

也變成了蒼狗，也變成了白衣，

今天又密佈着滿天的戰雲，烽烟。

你一飄，兩飄，現在又飄了，  
飄到無影無蹤，無蹤無影，  
我漂浮的身世呀好像天上的白雲，  
忽東忽西，時南時北。

他鄉淪落呀又是他鄉，  
前途正是渺渺，茫茫，  
啊！我往那裏去？  
那裏是我底故鄉！

我底父親年老，我底母親早亡！  
我底家庭破產，我底弟弟幼小，  
不再想呵！故鄉，傷心的懷念，  
啊！天邊隱約的白雲呀，那是不是我底故鄉。

啊！我底神聖而安靜的家庭，  
被了狂風暴雨吹散了，  
爲了飢寒交迫的我，  
只脫離了我底家庭呀漂流無定。

啊！這個月來，

又是幾番的漂泊，

今天上了東，明天又來了西，

前天到了南，後天又往了北，

到東到西呀都是同樣流亡，同樣悲切，

到南到北呀都是同樣沉淪，同樣冷酷。

十八，九，於安慶

## 渺茫的歸宿

### (一)

我飄飄地飄飄地飄過天涯，啊，天涯呀！  
爲甚我所經過的都沒有我駐足的地方？  
只是一條最長的荊棘叢生的旅途，  
它的尖刺深深地刺入我的身上！

啊！我底心頭深深刻着的創傷，  
向誰個知心的人兒陳情？

更有誰個知心的人兒呀，  
來表同情我這飄渺的浮生！

祇有怒號的狂飆在不停地吹掠，  
祇有淋漓的暴雨在不住地飄打，  
唉！我全副的精力已疲乏了，疲乏了，  
我不知要把這漂泊的身軀向何處歸宿？！

(二)

我飄飄地飄飄地飄過海角，啊，海角！  
爲甚我所經過的都沒有我駐足的地方？

只是一座最大的屠殺同類的屠場，  
它的殺聲陣陣地顫動着我的胸膛！

啊！我底心頭深深刻着的創傷，  
向誰個知心的人兒哀訴？  
更有誰個知心的人兒呀，  
來表同情我這畸零的運數！

祇有害人的毒箭在頻頻地掃射，  
祇有殺人的利劍在晃晃地閃爍，

唉！我全副的精力已疲乏了，疲乏了，  
我不知要把這漂泊的身軀向何處歸宿！？

十八，十月，於嘉興

## 我將回去了

我所處的地方是血肉橫飛的屠場，  
我底伴侶都是那般兇惡的像個魔王，  
我所見到的東西都是殺人的刀槍，  
啊，我將回去了，我將回去了！

我是爲尋自由的樂園而來，  
爲甚走入這個血肉橫飛的屠場？  
我底生命只是苦苦地掙扎着，

我怎麼還留戀於此呢？

我所處的地方是槍林彈雨的戰壕，  
我底伴侶都是那般猙獰的像個厲鬼，  
我所見到的東西都是殺人的槍刀，  
啊，我將回去了，我將回去了！

我是爲尋光明的大道而來，  
爲甚走入這個槍林彈雨的戰壕？  
我底世界又何嘗沒有樂園大道呵！

啊，我將回去了，我將回去了！

十八，十一，時在滁州張莊戰壕中

## 好像這病在有意作弄我們

好像這病在有意作弄我們，

它作成了我你會面的天使，可不是麼，姑娘？

好像這病在有意作弄我們，

它又使我辜負了你的好意，可不是麼，姑娘？

早起，你問我的精神怎樣？

對着我多麼親切，我感謝你，姑娘！

夜來，你問我可覺得有點寒涼？

對着我多麼關心，我感謝你，姑娘！

哦，姑娘，你每天總要驗過我的溫度，  
當你請我張開了口似允許我吻了你的脣，  
哦，姑娘，你每天總要診過我的脈膊，  
當你請我伸出了手似願意我抱了你的腰，

哦，姑娘，雖然我說的話帶了許多的粵語，  
而你不爲方言難懂未了解我的心事，  
哦，姑娘，雖然你講的話帶了不少的吳音，

而我不爲方言難聽未明白你的衷情，

姑娘呵，那樣殷殷地歡笑，這樣頻頻地絮語，

你千萬莫誤會我對你有意？

姑娘呵，可憐有意的落花隨着無情的流水，

你千萬莫埋怨我對你不起！

姑娘呵，我不能愛你是因爲我底身世，

並不是因爲你不是我心中可愛的姑娘，

姑娘呵，你再這般對我癡想，再這樣向我表示，

可知道更引起了無限的傷感，無限的淒涼！

哦，我，我因為遭了許多，許多的失意，絕望，

青春的快樂我只好在甜密的夢中幻想，

哦，我，我如今是依着我飄蕩的靈魂，

在這茫茫的人海裏流浪，流浪！

哦，我，我在醫院是再也不能久住了，

因為院長告訴我，病已痊愈了爲甚尙在這兒流連！

哦，你，你莫忘我最後的叮囑，我們的愛只好如友如賓，

因爲我要走了，我這個東飄西蕩的人！

十八，十二，時在無錫××醫院

## 死不了的春心

我斷續不絕的心聲，

喚不起我喪了青春的靈魂；

但是，不能熄滅的熊熊的情燄，

却不停地燃燒着我青春的心火。

我飄搖不定的心旌，

招不來我賣了青春的靈魂；

但是，不能剪斷的縷縷的情絲，

却不斷地繫戀着我青春的心緒。

我長流不盡的心潮，

盪不動我死了青春的靈魂；

但是，不能擺脫的恢恢的情網，

却不住地張羅着我青春的心頭。

十九，四，時在杭州西湖

## 離別之歌

啊，朋友，明知別離是一件很平凡的事，爲甚你唱了陽關三疊之歌？因爲我，我是一個孤獨的，一生流浪的人，不知跋涉了多少山河！所以今朝啊，今朝我別了你，在這茫茫的人海裏奔波，可惜奔波的人，到處都是奔波，會面是這麼少，分別是這麼多，呵，奈其誰何，奈其誰何！

啊，朋友，明知我們沒有兒女態一般的神情，當臨別時，唱了什麼的離別歌，那樣無限的淒淒切切，流了什麼的傷心淚，這樣不止的

潛潛漣漣，然而呵！我們呢？你也傷離的對着我揮帽，我也惜別的對着你揚巾，似乎是不忍分離的依依然，不肯捨去的戀戀然！

啊，朋友，我忘不了呵！我們飄零的身世，好像那落葉，轉蓬，各從故鄉漂浮到海上，一自不經意的萍水相逢，好在你我是同病者，只這樣的共訴苦衷！假使你不是我貧賤相交的朋友，我不是你甘苦與共的友朋，你我交情，一定是有始無終，怎能像如今呀，我倆的思想和諧，我們的心靈融洽。

啊，朋友，我忘不了呵！當我遇着不快的事，那樣抑鬱地在心中

生愁，你正懷了半瓶殘酒而過我小樓，你長嘯，我悲歌，大家豪飲，不管他是樂？是憂？正因我是一個淪落客，你也是漂泊者之流，我你性情才能夠這樣相投，你以我是好友，我怎能不以你是良儔？

啊，朋友，你記下罷！記下你和我所經過的粉筆生涯，那半年的粉筆生涯，真是不堪一想呵！每天挨着饑而上課，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我不知道那般枵腹從公的人，是不是像我們一樣的忍餓耐寒，我聽着鐘聲淚流，你便笑我多愁；你對着教室徘徊，我更爲你悲哀！

啊，朋友，你記下罷！記下我和你所開拓的小小藝園，這一塊的

小小藝園，都值得一看呵！雖然沒有什麼的芳草？名花？在那羣芳中鬥豔爭妍，但她也有了野草般的芊綿，閒花般的新鮮，使一般人以為她是可觀，因此，我們園丁的人，卻忘掉了終日灌溉的苦心！

啊，朋友，別了吧，什麼是離愁別恨？你心中好像感着說不出的悲憤，所以你就默默地站起，伸出你底手來給我，我也伸出我底手來把你底手緊握，啊，這一握，我從此上了漂泊的旅途，你從此獨自在海上淪落！

啊，朋友，別了吧，什麼是離情別意！我心中只是感着說不出的愁緒，所以我就說了幾句再會的話來給你辭行，你也答着再會的話來

送我起程，啊，那再會，不但是重逢聚首，共訴着別後經過，並且是  
再來攜手，共唱着前進雄歌。

十九，十一，寫於離開上海兩廣公學之時

## 舊地重遊的淮陰

### (一)

我像黃昏時分無枝可棲的孤鳥，

尋求着牠倦飛知還的寒林，

呵！不是我美麗的故鄉，

是我舊地重遊的淮陰。

曾憶起我初來的那一年，

那一年的金風瑟瑟的秋天，

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時晨，  
從揚州來會了我的友人。

荒涼的古城，冷落的街道，  
這裡，也許給我的只有煩惱，  
匆匆地，匆匆地住了兩天，  
因為我的前途只是渺茫呀不敢流連。

我離開了這裏已經兩年，  
這兩年我飽受了人世的艱辛，

而今的世界所需要的是拍馬，吹牛，  
那裏能容我這一個傲骨的窮人。

到如今，到如今呵，我依然如昔，  
我還是淪落在天涯海角的風霜裏，

呵！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不能不在漂泊長途中來去。

唉！不說起也罷，說起來我的心更是悲傷，  
唉！不說起也罷，說起來我的心更是淒涼，

什麼是人情，友誼，現在只是藐視與冷笑，

呵，我的命運之神呀，難道說我的前途就長此以往了？

(二)

我本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亡，

我的行蹤好像那些飄萍一樣，

誰個曉得今日的我呀，

又徘徊在淮陰城的道上，

啊，清江浦呀！

你的古城是依舊荒涼，

你的街道是依舊冷落，

今日的我依舊地前途渺茫。

啊，我的故人呀！

你寄居的古廟是依舊駐兵，

古廟的門前是依舊砧聲，

今日的我依舊地到此一行。

啊，古廟呀！

你爲甚不留着我故人的行蹤，

使我倆又有機會相逢，

今日的我，不敢想呀人去樓空。

我徬徨在清江浦之濱，

不是因餓來寄食，哀食王孫的漂母，

不是懷古來憑弔，過人跨下的韓信，

更不是來會了那兩年以前的故人。

世事是這樣的滄海桑田，

故人是這樣的會面無緣，

古廟是這樣的門禁森嚴，  
我，我也是這樣的悲天憫人！

十九、十二，於清江浦

## 到漣水去

我從陰沈沈的淮陰出來，

東方浮蕩着

一片淡紅色的朝霞，

坐着一部黃包車，

在世道不平的

旅途向漣水走着。

自淮陰到了漣水，

是六十里的旱路，

不知過了多少荒荒漠漠的平原，

不知過了多少疏疏落落的村莊，

那老百姓所居的地方，

不是茅舍便是草棚，

我在路上東張西望，

滿佈在周遭的祇有荒涼，

那路上的饅頭店裡的女人，

好像水滸傳上的十字坡，

我這微弱的孤悽的靈魂，  
更莫名其沙的恐懼惶恐！

一路行來，心神跳動，

淒涼的酸淚暗濕了

陣陣的寒風，

寒的風，黃的沙，

在這滿天的風沙裏，

足足走着八個鐘頭。

十九，十二，於漣水

## 春去了

春去了，春去了，一個溫和而柔暖的春天去了！

哦，風，掃淨了春光，哦，雨，洗完了春光的雨，看罷！看罷！那美滿的春光，就被風雨這樣一天一天地掃淨了，洗完了！無情的斜風細雨，不斷的發狂似的，在一唱一和地奏出一曲如怨如訴的哀歌，好像似說：春去了……春去了……

春去了，春去了，一個溫和而柔暖的春天去了！

哦，不知煩惱的山上鷓鴣，似恨啼血的林中杜宇，有時在短急的黃昏時分，有時在漫長的深夜裏頭，一聲聲的叫着，好像告訴了無家可歸的遊子，是那樣的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又是這樣的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春去了，春去了，一個溫和而柔暖的春天去了！

哦，落花！哦，飄絮！哦，飄絮！哦，落花！你忍受着斜風細雨的摧殘，都弄得一片片一陣陣地紛飛起來，好像沒有聽見，只是這樣



的任其飄蕩，也任其浮沈，不知不覺的隨着流水而去了！，怪可憐的，所有的色都枯槁了，怪可憐的，所有的香都消散了！

春去了，春去了，一個溫和而柔暖的春天去了！

啊，司春的女神呀，你真是沒有自主的能力了！從前風是那樣的，是那樣的暖，到處是花香，到處是鳥語，現在啊！現在，滿天都是風，怨，好像與你沒有痛切，滿地的花落鳥啼，好像與你沒有相，司春的女神呀，你真是沒有自主的能力了！

春去了，春去了，一個溫和而柔暖的春天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的春天，不由得我底靈魂充滿了美人遲暮的悲哀，我底心頭懷抱了青春不再的痛苦！啊，來日的枯骨，豈不是今朝的俊秀吧！無數的青春，靜悄悄地隨着春光老朽了，也隨着春光消逝了！

二十，五，於鎮江

一九三一年七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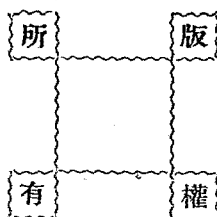
——一〇〇〇

游子的哀歌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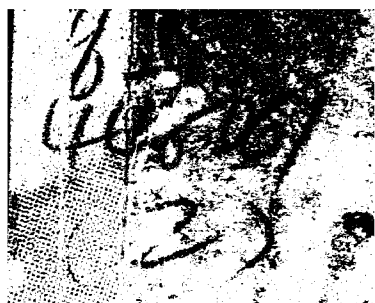
著者 黃曙霞

發行者 上海草野社



分發行處

各省各大書局



張  
月  
之  
事  
非  
一

